

# 《十二红》【头本】

## 主要角色

毕朋：丑

周妻：旦

## 情节

有一周屠，开设肉铺，因本钱缺少，周转不灵，向毕员外借银二十两，作推广营业之预备。奈生意绝少，连本带利，销磨尽净，将肉铺生财家伙，一概召盘。毕员外得此消息至周家索讨借款，遇周屠于途，邀入酒店叙饮。提及前欠，周屠则巧语花言，用以搪塞。数杯之后，装作吃醉模样，出离酒店。毕员外跟随于后，迤迳到家。避入内室，毕员外无如何，在门外蹀躞。周妻出问，毕员外竟然呆若木鸡，无词可对。盖周妻系小家碧玉，姿首颇佳，风致嫣然，实足动人怜爱。毕员外相见之下，遽尔留情，而对于讨债一事，已置之度外。转百般献媚，博其欢心，指东说西，两相问答。别后犹不能忘怀，翌日再往，适值周屠不在家中，毕员外更肆无忌惮，施以勾引手段，得与周妻通奸云。

## 注释

是剧由编排者臆造而出，其引人入胜处，专以插科打诨。为旦角与丑角之做工重头。须得有名艺员串演，方见精彩。

## 根据《戏考》第三十册整理

### 【第一场】

(周屠上。)

周屠	(念)	自幼不读诗书，全凭钢刀宰屠。家业全然不顾，好酒喝上几壶。
	(白)	在下周屠，就在此地开了一座肉店，运气不好，前者重整肉铺，借了毕员外二十两银子，至今又赔完了。不免写个招租贴儿关了罢。
		呛。小店的老板，请你给我写个招租贴儿。
老板	(内白)	你的买卖怎么样了？
周屠	(白)	关了。有送钱的给我接下。
老板	(内白)	有要账的哪？
周屠	(白)	给他个痛快。
		没在家待我把门带起来，贴上这个。此铺出倒，家伙俱全。想我周屠好不命苦也。
	(西皮摇板)	周屠生来命运差， 好吃好喝又好打。
	(笑)	哈哈。
	(西皮摇板)	开了座肉铺不养家， 回家去打骂任凭她。

(周屠下。)

### 【第二场】

(毕朋上。)

毕朋	(唱)	自幼生来好浪荡， 爱惜美貌女娇娘。
	(白)	自家毕朋，自幼生在大户人家。只因我们这儿，有个开肉店的，名叫周屠，借了我二十两银子，重整肉铺，至今本利没还。不免找他去要要账。
		到了，此铺出倒，家伙俱全。呀！这是刚贴的，隔壁问问。
		小店老板？
老板	(内白)	做什么？

毕朋 (白) 周屠这爿店, 怎么样了?  
 老板 (内白) 关了。  
 毕朋 (白) 周屠哪里去了?  
 老板 (内白) 走了。  
 毕朋 (白) 几时走的?  
 老板 (内白) 刚走的。  
 毕朋 (白) 可曾赶得上?  
 老板 (内白) 要赶就赶得上, 不赶就赶不上。  
 毕朋 (白) 真明白。既然如此, 我就赶了。  
 (唱) 三步当作两步走,  
 两步当作一步行。

(毕朋下。)

### 【第三场】

(周屠上。)

周屠 (唱) 关了肉铺转回家,  
 毕朋 (唱) 见了大哥说根芽。  
 (白) 这不是大哥么?  
 周屠 (白) 员外明儿见。  
 毕朋 (白) 大哥我与你说话。  
 周屠 (白) 有话说明儿见。  
 毕朋 (白) 别明儿见, 咱们喝茶去。  
 周屠 (白) 我不喝茶, 明儿见。  
 毕朋 (白) 你说上哪儿去?  
 周屠 (白) 酒店喝酒去。  
 毕朋 (白) 我不喝酒。  
 周屠 (白) 我不茶, 你不酒, 还是明儿见。  
 毕朋 (白) 酒店咱们上哪儿去?  
 周屠 (白) 老海呐。  
 毕朋 (白) 我舍命陪你走。  
 周屠 (白) 到了老海吓。

(酒保上。)

酒保 (念) 买卖兴隆通四海, 财源茂盛大发财。  
 (白) 毕员外、周大哥。  
 周屠 (白) 我对你说, 他穿两件好衣裳, 就是毕员外, 我就是周大哥。  
 酒保 (白) 别挑眼, 这出戏就是那么排的, 坐下罢。  
 周屠 (白) 老海, 烫半斤儿。  
 毕朋 (白) 别依他, 两个铜板的。  
 酒保 (白) 也别依着你老, 也别依着他老, 依着我老。  
 周屠 (白) 哪咱们三老哪!  
 酒保 (白) 烫四两喝着。酒到。  
 毕朋 (白) 你先去罢。  
 周屠 (白) 员外, 我给你斟一杯。我也来一盅。方才在路上, 是我的不是, 先罚我三杯。  
 我才干三杯酒, 就没有啦?  
 老海老海!  
 酒保 (白) 做什么?  
 周屠 (白) 你这是多少酒?  
 酒保 (白) 四两阿。  
 周屠 (白) 四两斟多少?  
 酒保 (白) 南京到北京, 四两斟八盅。  
 周屠 (白) 我算算。进门儿, 我喝了一盅, 我给员外斟了一盅, 罚了我三盅, 我又干了三杯。不错, 再烫半斤儿。

酒保 (白) 再烫, 四两喝着。酒到。

毕朋 (白) 大哥, 你酒也得喝着, 咱们哥儿俩, 话也得说着。

周屠 (白) 不错酒也得说着, 话也得喝着。

毕朋 (白) 醉了。不是当初你那重整肉铺, 借了我二十两银子, 你还记得?

周屠 (白) 你混蛋, 就是我该你的, 就没人该我的吗。

毕朋 (白) 做买卖也有该你的。

周屠 (白) 比方这么说吧, 人家该我十吊钱, 我找上门去, 不能都还我, 还我八吊。

毕朋 (白) 给我多少?

周屠 (白) 还你四吊。

毕朋 (白) 那四吊呢?

周屠 (白) 太爷养了家啦。

毕朋 (白) 好。

周屠 (白) 比方怎么说吧, 人家该我六吊钱, 我找上门去啦, 不能都给我。

毕朋 (白) 给你多少?

周屠 (白) 给我四吊。

毕朋 (白) 还我多少?

周屠 (白) 还你两吊。

毕朋 (白) 那两吊呢?

周屠 (白) 太爷养了家啦。

毕朋 (白) 养家是好朋友。

周屠 (白) 比方怎么说吧, 人家该我两吊, 我找上门去给我一吊。

毕朋 (白) 还我多少?

周屠 (白) 太爷养了家啦。

毕朋 (白) 大哥当初你借钱也是一口一个太爷吗?

周屠 (白) 你混蛋。当初借不借在你, 如今还不还在我。

毕朋 (白) 大哥你这样说话, 不成了无赖子啦。

周屠 (白) 什么无赖子。

(周屠推桌子。)

毕朋 (白) 老海, 他是喝醉了, 酒钱我给我走啦。

酒保 (白) 一块儿来的, 一块儿走。

毕朋 (白) 你别当我怕他。大哥, 人家这儿, 是做生意的, 别扰人家, 你敢跟我到外头说去。

周屠 (白) 好小子, 你敢跟我到外头说去。

老海, 醉人没醉心, 酒钱没有, 拿刀包做押账。

酒保 (白) 酒钱有人给啦。

周屠 (白) 哪个王八蛋给了?

酒保 (白) 毕大爷给啦。

周屠 (白) 哪个狗日的给啦?

酒保 (白) 毕大爷给啦。

毕朋 (白) 别说啦, 他那儿直骂呢。

周屠 (白) 毕老大到外头啦, 你躺在地下, 我冲你脑袋跺三脚。

毕朋 (白) 那干什么?

周屠 (白) 要不, 我躺下, 你在我下身跺三脚。

毕朋 (白) 上下不分啦! 那是致命处, 我不敢。

(周屠、毕朋同走圆场。)

毕朋 (白) 大哥你瞧, 到了你家门口儿啦, 不用说啦, 你买兄弟个情。

周屠 (白) 好小子你送的我家啦, 叫门去。

毕朋 (白) 朋友门, 如王府, 我不敢叫。

周屠 (白) 你不敢叫门, 太爷敢叫太爷的门。

毕朋 (白) 你的胆子真不小。

周屠 (白) 开门开门, 快开门哪。

(周妻上, 不出口开门, 周屠醉进, 周妻欲关门。)

毕朋 (白) 这是哪里事, 把他送到家, 他进去啦, 不管咱。

(周妻开门出。)

周妻 (白) 你找谁的? 嘿, 你找谁?

(毕朋出神。)

毕朋 (白) 我不是找人的。

周妻 (白) 干什么的?

毕朋 (白) 我是送人呐。

周妻 (白) 送谁?

毕朋 (白) 送我周屠周大哥, 大概有这么个人罢。

周妻 (白) 送我们当家的。

毕朋 (白) 啊!

周妻 (白) 什么?

毕朋 (白) 敢情是嫂子, 请嫂子安。

周妻 (白) 不敢, 没领教你贵姓。

毕朋 (白) 我姓这个……

周妻 (白) 没有姓这个呐。

毕朋 (白) 我姓屁。

周妻 (白) 什么?

毕朋 (白) 我姓、我姓毕。

周妻 (白) 我常听我们当家的说, 有一位, 人前显贵、傲礼多尊、挥金似土、仗义疏财的毕员外, 毕员外, 莫非就是你哪。

毕朋 (白) 我也配你这么叫, 就叫我毕大。

周妻 (白) 什么?

毕朋 (白) 老大得了。

周妻 (白) 你跟我们当家的, 怎么件事?

毕朋 (白) 我们哥儿俩是酒未遇。

周妻 (白) 何为酒未遇?

毕朋 (白) 我也没找大哥, 大哥也没找我, 我们是路头路脑碰见的。我让他喝茶, 他不茶, 他让我喝酒, 我是滴酒不闻, 三幌五幌把我拉到老海那儿。到了酒铺, 先烫了四两, 又找补半斤。左四两, 右半斤, 小螃蟹儿, 不架酒, 喝醉了跟我砸头摸血, 扛抽子碰柜, 耍毛包, 要跟我打架。你想我们哥儿俩, 这个交情哪儿有那么一打的, 我也不能丢下他就走, 是我万般无奈, 忍着功夫, 奈着性儿, 转弯抹角, 把他送到家, 交给嫂子你那, 尽我这点儿孝心, 他是怎么件事情。

周妻 (白) 你说的话, 我听明白啦。我们当家的, 是喝醉了, 等他酒醒了, 把你这些话, 说给他听, 教他到你府上, 请安道歉。

毕朋 (白) 岂敢岂敢。

周妻 (白) 要不, 你就在我家里坐着罢。

毕朋 (白) 不必, 我有事。

周妻 (白) 你有事, 我可就不让你了。

毕朋 (白) 你不用让了。

周妻 (白) 你慢慢儿走, 我们不送。

毕朋 (白) 你那留步罢。

(周妻回头。)

周妻 (白) 算他妈的怎么当子事!

毕朋 (白) 嫂子, 他是怎么当子事, 我们哥俩酒未遇。我也没找大哥, 大哥也没找我, 我们是路头路脑碰见的……

(周妻不理。)

毕朋 (白) 嫂子我走了。

周妻 (白) 你走吗?

毕朋 (白) 我、我、我走了。

周妻 (白) 要不, 你家里坐坐罢。

毕朋 (白) 我有事。

周妻 (白) 你有事, 我就不让了, 你慢慢儿的走。员外, 我们不、不送了。

毕朋 (白) 你留、留步罢。

周妻 (白) 算他妈的怎么回事!  
(毕朋回身。)

毕朋 (白) 你嫂子喂他, 是怎么当子事。  
周妻 (白) 员外你不用说了, 我听明白了。  
毕朋 (白) 可是这么两句话不是, 是这么两句话, 可不是这么说法儿。  
周妻 (白) 唔, 那么是怎么说法儿呢。我大哥是喝醉了, 明儿个让他家里等, 我们是死约会儿。  
毕朋 (白) 我们就是这个约会儿吗?  
周妻 (白) 回头他酒醒了, 我告诉他。  
毕朋 (白) 劳你驾, 我走了。  
周妻 (白) 你走了, 慢慢儿走, 我们不送了。  
毕朋 (白) 你留步罢。  
(毕朋下。)

周妻 (白) 我们这个顶好的人, 让这个姓毕的带领坏了。  
(周妻进门, 关门, 拉周屠。)

周妻 (白) 喂, 你醒醒儿。  
周屠 (白) 老海烫八斤儿。  
周妻 (白) 你瞧瞧到了哪儿了, 还烫八斤儿呢。  
周屠 (白) 到了家了。  
周妻 (白) 你还有家吗?  
周屠 (白) 哪儿有没家的哪。  
周妻 (白) 你的铺子呢?  
周屠 (白) 关了。  
周妻 (白) 关了关了, 看你那什么养活老娘。  
周屠 (白) 老羊老羊, 死十一儿我也不支。  
周妻 (白) 你又醉了。  
周屠 (白) 你醉了。  
周妻 (白) 你醉了。  
周屠 (白) 我醉了, 明儿见。  
(周屠开门, 下。)

周妻 (白) 周屠吓周屠, 我跟你过, 到多怎是个了手呵。  
(西皮摇板)  
恼恨爹娘作事差,  
不该将奴许配他。  
但愿周屠死了罢,  
(周妻关门。)

周妻 (西皮摇板) 穿红挂绿许一家。  
(周妻走圆场, 想, 下。)

## 【第四场】

(毕朋上。)

毕朋 (唱) 酒不醉人人自醉,  
色不迷人人自迷。  
(白) 昨日到周屠家, 看见他那儿, 有个好老婆, 我们说了几句话, 回家一夜没睡, 静等天亮, 不免去找周屠, 他若在家, 我就要帐, 他若不在家, 与他老婆勾搭勾搭, 万一勾搭上, 也是我祖上的阴功, 父母的德行。说的有理, 就此走走。  
(唱) 三步当作两步走,  
两步当作一步行。  
(白) 大哥在家没有?  
(周妻上。)

周妻 (唱) 忽听门外有人声,  
急忙上前看分明。  
(周妻开门。)

毕朋 (白) 请嫂子安。

周妻 (白) 罢啦。

毕朋 (白) 昨夜我大哥上了没有？

周妻 (白) 什么呀？

毕朋 (白) 那个坑。

周妻 (白) 可不是吗，我扶他上去的。

毕朋 (白) 上去就出了罢？

周妻 (白) 什么？

毕朋 (白) 那个酒。

周妻 (白) 可不是吗，吐了一坑。

毕朋 (白) 你可擦擦。

周妻 (白) 什么呀？

毕朋 (白) 吐一坑酒气难闻，不擦干净了吗？

周妻 (白) 你干什么？怎么挂心哪？

毕朋 (白) 自己弟兄不放心。

周妻 (白) 等明天，我回娘家住几天，你那替替我这个差使。

毕朋 (白) 你那个差使，我可替不了。

周妻 (白) 替不了吗？又怎么说。

毕朋 (白) 好朋友，不放心。

周妻 (白) 我们两口子命苦吓。也没个儿子，要是有个儿子，孝顺孝顺，有多好哪。

毕朋 (白) 我呀！

周妻 (白) 啊！

毕朋 (白) 像吗？

周妻 (白) 我们可没那么大的造化。

毕朋 (白) 看你们两口子的德行啦，你把我大哥叫出来，我们哥儿俩说几句话。

周妻 (白) 谁呀？

毕朋 (白) 我大哥。

周妻 (白) 你大哥，天没亮，鸡没叫，就走啦。

毕朋 (白) 我大哥，天没亮，鸡没叫，就走啦？这是哪的事，这是什么约会儿。

周妻 (白) 员外你干什么事，这样的着急哪。

毕朋 (白) 我大哥外头做的事，回来也不对你说吗？

周妻 (白) 也有说的，也有不说的。

毕朋 (白) 我来提你个醒儿。

周妻 (白) 你说说罢。

毕朋 (白) 我大哥重整肉铺，借了人二十两银子，你可知道？

周妻 (白) 嘎，重整肉铺，借了二十两银子，莫非就是你的？

毕朋 (白) 是我借他的。

周妻 (白) 员外你熬着罢，等我们当家的转转运气，一回不能还你，匀两回，两回不能还，匀三回，今生今世，不能还，来生来世，变个鸡，也要报报你的恩哪。

毕朋 (白) 照嫂子你怎么说，慢说二十两，就是借三十两，五十两都可。

周妻 (白) 你还肯借给我吗？

毕朋 (白) 自要我有也不含糊。

周妻 (白) 员外，你别害怕，常言道得好，前账不清，免开尊口。

毕朋 (白) 不错，小铺本短，一概不赊。

周妻 (白) 你倒有下联儿。

毕朋 (白) 一副对子。

周妻 (白) 你家里坐着罢。

毕朋 (白) 我有事。

周妻 (白) 你有事，我就不让啦。

毕朋 (白) 嫂子我虽然有事，可没什么要紧的事。

周妻 (白) 没什么要紧的事，可就家里坐着。

毕朋 (白) 使得吗？

周妻 (白) 有什么使不得。

毕朋 (白) 如此我给嫂子请安。  
 周妻 (白) 岂敢岂敢。  
 毕朋 (白) 给嫂子拜拜府。  
 周妻 (白) 好说，员外请。  
 毕朋 (白) 嫂子请。哎，我大哥在家哪？  
 周妻 (白) 你大哥，天没亮，就走了。  
 毕朋 (白) 有街坊？  
 周妻 (白) 我们一家住没有街坊。  
 毕朋 (白) 嫂子请。  
 周妻 (白) 员外请。  
 毕朋 (白) 我还在门口等大哥罢。  
 周妻 (白) 兄弟要走就走，要进去就进去，你在这门口儿，不成了你给你嫂子看门哪。  
 毕朋 (白) 我给你看门，我还给你揩人哪。  
 周妻 (白) 什么？  
 毕朋 (白) 你不用让我家里坐着。  
 周妻 (白) 真有你的。  
 (周妻进门欲关门，没关，毕朋望头上一抹。)  
 周妻 (白) 啊，怎么啦？  
 毕朋 (白) 在门框上扎了个刺。  
 周妻 (白) 我这有针给你挑出来。  
 毕朋 (白) 我那嘴一嘬就出来了。  
 周妻 (白) 请坐罢，哎，你等等我给你比比，别脏了衣裳。  
 毕朋 (白) 嫂子你这是爱我，我上你这儿来，不晓得你把我让进来，早知道让我进来，我换两件好衣裳，我是在家打操儿，达擦桌子扫地不要紧。  
 周妻 (白) 还是员外，你那有我们这么件褂子还舍不得。  
 毕朋 (白) 你那是自己的。  
 周妻 (白) 你这个哪？  
 毕朋 (白) 我这是行头。  
 周妻 (白) 闹了半天是行头。  
 毕朋 (白) 差过是行头，我非僧非道，我穿大领的衣裳做什么？  
 周妻 (白) 吆，我忘了给你倒茶去。  
 毕朋 (白) 嫂子我水喝多了，你不信摸摸小肚子。  
 周妻 (白) 什么？  
 毕朋 (白) 我不渴。  
 周妻 (白) 渴了原意。  
 毕朋 (白) 要喝跟你要。嫂子跟你要点儿东西。  
 周妻 (白) 找嫂子有的要。  
 毕朋 (白) 你把凉水赏点喝。  
 周妻 (白) 你不喝茶，喝凉水做什么。  
 毕朋 (白) 我这阵儿有烧点膛。  
 周妻 (白) 还是喝茶罢。  
 (周妻下。)  
 毕朋 (丑) 这个地方儿有清静，我给她个霸王硬上弓。  
 (周妻上。)  
 周妻 (白) 员外那是怎么啦？  
 毕朋 (白) 我看你这个地方，我想起练武来拉，还是老牛抓腰外代得和自乐。  
 周妻 (白) 几个人练。  
 毕朋 (白) 两个人才好。  
 周妻 (白) 当初谁抱你练的。  
 毕朋 (白) 我抱着树练的。  
 周妻 (白) 你喝茶。  
 毕朋 (白) 给我放在桌子上。  
 何是列口子，嫂子喝茶。

周妻 (白) 你喝。

毕朋 (白) 嫂子好香。

周妻 (白) 嫂子不香茶叶香。

毕朋 (白) 什么茶叶这么香。

周妻 (白) 哪儿像你哪，喝的是香片龙井，我们这是小店里一个钱一包，还有个别名叫满天飞。

毕朋 (白) 这么好茶叶一个钱一包。嫂子我交给你一吊钱。

周妻 (白) 干什么？

毕朋 (白) 请你给我买一吊包。

周妻 (白) 一吊钱达买那么些干什么？

毕朋 (白) 没事叫他满天飞着玩。

周妻 (白) 茶叶名儿叫满天飞，它不会飞。

毕朋 (白) 嫂子好水儿。

周妻 (白) 什么？

毕朋 (白) 你这是什么水这么甜？

周妻 (白) 你又来了，哪像你喝的是好江水，天露水，我们这是门口儿，小河沟子的水。

毕朋 (白) 可不是小河沟子的水，还有小鱼哪。

周妻 (白) 又有小鱼啦。

(毕朋舔碗。)

周妻 (白) 你还喝不喝啦？

毕朋 (白) 我不喝啦。

周妻 (白) 你渴不渴啦？

毕朋 (白) 我可不大渴啦。

周妻 (白) 你渴啦说话。

毕朋 (白) 我渴啦跟你要，我大哥快回来了吧？

周妻 (白) 他呀天不黑不回来。

毕朋 (白) 咱们姐俩就这么孤……

周妻 (白) 什么？

毕朋 (白) 孤着嘴儿坐着吗？

周妻 (白) 怎么样哪。

毕朋 (白) 咱们小肚子定弦——

周妻 (白) 此话？

毕朋 (白) 谈谈心。

周妻 (白) 嫂子最喜欢的，说家长里短儿。

毕朋 (白) 嫂子我有礼啦。

周妻 (白) 又是什么礼哪？

毕朋 (白) 我们年轻的人儿，说错了嘴可别怪我。

周妻 (白) 兄弟，常言道的好，老嫂比母，小叔是儿，我是你老嫂子，你说错了不要紧。

毕朋 (白) 嫂子你跟我大哥是怎么吊上的？

周妻 (白) 什么？

毕朋 (白) 是怎么勾搭上的。

周妻 (白) 员外你不用说啦，我明白啦，你问我是怎个夫妻。

毕朋 (白) 不错是这句话儿，你老没说上来。

周妻 (白) 我们是抓鬃的夫妻。

毕朋 (白) 什么叫抓鬃的夫妻？

周妻 (白) 从小儿配的叫抓鬃夫妻。

毕朋 (白) 我们那儿，叫抽杆儿的夫妻。

周妻 (白) 怎么？

毕朋 (白) 十四点得一个。

周妻 (白) 别说啦。

毕朋 (白) 这是哪儿的，是我大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倒像鬼，配嫂子这个人，又好看，打扮又清楚，他怎么配，那气死我啦。

周妻 (白) 员外别生气，万般皆由命，半点不由人。

毕朋 (白) 我就没这个命。  
 周妻 (白) 啊。  
 毕朋 (白) 我苦命。  
 周妻 (白) 员外听你这个话，还没成家那吗？  
 毕朋 (白) 上回闹事，在新衙门带了一面枷。  
 周妻 (白) 成家是娶了媳妇儿没有。  
 毕朋 (白) 成家是娶媳妇儿？  
 周妻 (白) 啊。  
 毕朋 (白) 媳妇。  
 周妻 (白) 啊，什么？  
 毕朋 (白) 娶啦娶的是娘儿们。  
 周妻 (白) 新新不娶娘儿们，还娶爷们？  
 毕朋 (白) 如今是男女混娶啦。  
 周妻 (白) 不用说啦，大奶奶必长得好看。  
 毕朋 (白) 我们家里真是长的柳叶儿眉杏核儿眼，樱桃小口一点点，诗词歌赋，能上相书。  
 周妻 (白) 柳叶眉我瞧见过，是黑弯弯的，两道细眉是不是？  
 毕朋 (白) 不是。绿的。  
 周妻 (白) 怎么是绿的？  
 毕朋 (白) 柳叶儿，不是绿的？  
 周妻 (白) 杏核儿我瞧见过，双眼皮儿大眼睛，水铃铛似的对不对？  
 毕朋 (白) 不对。六月烂杏儿，都招了苍蝇儿。  
 周妻 (白) 那可不好看，樱桃小口我看见过。  
 毕朋 (白) 怎么样儿？  
 周妻 (白) 通红小嘴儿，不笑不说话，一笑两酒窝儿是不是？  
 毕朋 (白) 说樱桃不够樱桃大，樱桃核儿那么一点。  
 周妻 (白) 那怎么吃饭哪？  
 毕朋 (白) 她不吃饭还要吃饼哪。  
 周妻 (白) 那怎么吃？  
 毕朋 (白) 有主意，把饼烙出来晾干了，变了灰研成末儿，拿笔管儿对着嘴，往里吹。  
 周妻 (白) 那多怎吃得饱？  
 毕朋 (白) 谁管她饱肚子，吹过了为止。  
 周妻 (白) 不用说啦，头发是好的。  
 毕朋 (白) 为她这个头盖了两座梳妆楼，用了十五个娘姨七个上来，八个下去都梳不上她这个头。  
 周妻 (白) 娘姨笨不会梳，明儿我给大奶奶梳头去。  
 毕朋 (白) 你会梳什么头？  
 周妻 (白) 我呀苏州头扬州头，本地头旗人头，我都会梳。  
 毕朋 (白) 这个头你梳不了。  
 周妻 (白) 怎么？  
 毕朋 (白) 她是癞痢头，没有头发。  
 周妻 (白) 那可梳不上，不用说说脚好么。  
 毕朋 (白) 脚好两个人扶着站不住。  
 周妻 (白) 脚太小啦。  
 毕朋 (白) 哪是太小，她没有脚怎么站的住。  
 周妻 (白) 人家命好。  
 毕朋 (白) 命好死了。  
 周妻 (白) 说了半天还是死儿。  
 毕朋 (白) 她不死罢，我也就气死啦。  
 周妻 (白) 给你留下什么没有？  
 毕朋 (白) 留下个屁。  
 周妻 (白) 有儿子就好念书哪。  
 毕朋 (白) 别说啦，一天送三个学堂，怎么送去怎么送回来。  
 周妻 (白) 不用说，小少爷聪明他们教不了。

毕朋 (白) 哪儿吓，他是个哑巴，怎么念书？

周妻 (白) 大奶奶一死你想不想啊？

毕朋 (白) 怎么不想。

周妻 (白) 何不续个弦？

毕朋 (白) 打算续个弦，不晓得工尺字儿。

周妻 (白) 什么工尺字儿，续弦是续娶个老婆。

毕朋 (白) 老婆。

周妻 (白) 啊。

毕朋 (白) 老婆。

周妻 (白) 又来啦，哪儿有门当户对的。嫂子喝你个冬瓜汤。

毕朋 (白) 什么冬瓜汤，喝我个此咕隆咚仓。

周妻 (白) 你要旗装要汉装？

毕朋 (白) 什么叫旗装？

周妻 (白) 旗装是大脚，汉装是小脚。

毕朋 (白) 我要个倒装。

周妻 (白) 什么叫倒装？

毕朋 (白) 一只大脚，一只小脚。

周妻 (白) 没有那样的。

毕朋 (白) 我要嫂子。

周妻 (白) 什么？

毕朋 (白) 你这个脚样儿的。

周妻 (白) 要小脚的？

毕朋 (白) 嫂子你说好了没有？

周妻 (白) 我还没去哪。

毕朋 (白) 我是急性子。

(毕朋往前赶椅子，周妻退椅子，毕朋躺周妻身上。)

周妻 (白) 员外这是怎么啦？

毕朋 (白) 我也不晓得是怎么啦。

周妻 (白) 员外，我把你让家来是好意。

毕朋 (白) 父母之恩不可呼。

周妻 (白) 说你哪，滚出去，你瞧的那儿追的我那家，你不打听打听，太太是山西脚儿走石头道，哏瞪咯瞪的好朋友出去。

(毕朋做怕，神气欲出门。)

周妻 (白) 哪儿去？

毕朋 (白) 门口等大哥。

周妻 (白) 方才怎么不门口等？

毕朋 (白) 你把我让进来的。

周妻 (白) 吆，你瞧，开着门，你大哥一步走进来，像个什么样儿，我关上门，我也瞧出来啦，你要拉嫂子的手，是不是，给你拉这一只，是拉哪一只，小东西。

毕朋 (白) 嫂子你要支一色支，着来回盆儿，我心里怎么受。

周妻 (白) 坐下罢，咱们还是提亲。

毕朋 (白) 嫂子我跪下啦，你心好罢。

周妻 (白) 你起来，常说的好，十个女子九个肯，就怕男子嘴不稳，得便宜外头说去。

毕朋 (白) 我的嘴不听我的话，我打狗日的。

周妻 (白) 我却不信。

毕朋 (白) 对天盟誓。

周妻 (白) 任凭于你。

毕朋 (唱) 我若三心并二意，  
死在六月变个蛆。

(毕朋、周妻同做身段，同下。)

(完)